



明清別集叢刊

潘德輿 著

朱德慈 輯校

潘德輿  
全集



五



# 潘德輿全集

五



潘德輿 著

朱德慈 輯校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《論語》權疑



## 敘

《論語》者，孔子及其弟子之語，而七十子之弟子博綜而論纂之為書也。其棄而不取者，為《孔子家語》，魏以後亦佚，非今之偽《家語》也。何以知為七十子之弟子？以所述者兼孔子弟子語也。漢有魯《論》、齊《論》、古《論》之別，齊、古傳不遠，今之所習，漢張禹、鄭玄、魏何晏本，乃魯論也。其書精微粹美，六經之總持。疑七十子之弟子各出所記，以待纂論，而子思主之，公明儀、樂正、子春之流翼之。賈逵言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皆子思所為，非子思學幾於聖，亦不能纂《論語》也。或言成於曾子之門人，近之又疑為有子、閔子之門人者，以皆稱「子」耳。是書稱「子」者不止是。或言子夏、仲弓等撰定，益無據。是書述子夏之門人矣。

## 學而第一

古書簡策繁重，必略分篇目。此二十篇殆漢初學者所分，故古《論》即不同也。或疑孔門之舊目，非是。曷以明之？曰：『無義類。』曰：『鄉黨、先進、微子，義類顯然矣。』答曰：『如他篇何？』

子曰『學而時習之』章

開宗始言學者，明生知之，聖人亦當學，佗可知也。人學聖，聖學天。人之所以不至於聖者，不時習而已。天道自強不息，時習者純亦不已也。『學』，漢人訓『覺』。覺，悟所未知也。不如後儒訓『效』之實。然云效先覺所為，則聖人不必學天，止祖述憲章，而無上律下襲之事也。近儒有謂『學』即學先王，王所教者，詩書禮樂是也。論似切，實亦於孔子之事不盡。孔子五十學《易》，非高遠而不曾學者也。所以『說』何？時習則深造之，以道欲其自得之，自得之則居之安，居之安則資之深，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，故說也。學至於『說』，已仁義精熟矣。或以為學之始，非也。此章雖論居下位者，『有朋自遠方來』，則亦聲名洋溢乎中國，德之盛也。所以『樂』何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也。猶有人不知者，世運為之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，惟聖者能之。曰『君子』者，君子，聖賢之通稱，嫌以聖誘人，故曰君子也。開宗始此章者，孔子之事備於此。

有子曰『其為人也孝弟』章

此章次『時習』者，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學聖人者，終身皆此事也。犯上作亂，春秋時學者多有之，皆無本之人也。無本，雖曰從事於學，而犯上作亂，無其事未必絕其念，好未絕也。本立而可以為

仁，道遂達乎天下。為仁之功用，皆孝弟之功用也。君子務本，純其好於孝弟，而三綱百度皆正矣。此《春秋》之旨也。

### 子曰『巧言令色』章

此章次『孝弟』者，學聖人莫要於務孝弟以充其仁，而仁非自外求也，巧言令色，非已大姦惡也，惡由此滋矣。為人者，言思忠，色思溫，求仁者之事。為己也巧令，心乎人志奪矣。雖孝弟將亦以巧令取之，彌似而彌奪，不忠於仁，故惡也。犯上作亂，剛惡；巧令，柔惡。衰世唯二者，故首論學即次此。

### 曾子曰『吾日三省吾身』章

日何止省此三事，恐所未加意也。若君父、兄弟、夫婦之大綱已省之矣，由人及友，由友及傳，皆朋友之倫，進而益親益尊矣。忠信，德之本，凡事以之此就謀與交。省不忠信非謀與交，始賴忠信也。不習則恐其不純，不足以學聖也，進而益密矣。益密則時習，日省賢時習聖。

子曰『道千乘之國』章

能道千乘之國，則德可以及天下，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足以朝諸侯。有天下道之者非此意，而其理則爾，故必言千乘也。敬事則已臨事，非徒存諸心也。然在己者必嚴恭寅畏，而後可以及外。信者，內外所以交也。用自宮廷始，人徧乎國，使民及竟外，節愛以時，皆心之至精者也。內外一，王聖合，萬世之治忽，視此數者而已。一不立，不可以國。

子曰『弟子入則孝』章

蒙以養正，聖功也。孝弟謹信，通神明、動天地之本，愛物親仁，理物淑世，仁且智之本也。周末尚文教，小子即失次，而其基隳矣，故特明行之餘也。四教首文次行，以有此教裕於先也。

子夏曰『賢賢易色』章

此聖門救時之言、論學之的也。三代寢遠，不省學為何事。春秋時學者多以威儀典章為學，而目盡倫者為未必博通也，曰末學者。實聞此論，匪虛擬之也。唯聖門之學者能闢之。其或過之，過哉。



微之萌知之，即不使復行風雷之迅勇之極也，熟之則聖矣。

### 曾子曰『慎終追遠』章

《記》曰：『不孝者生於不仁。』明喪祭之禮，所以教仁愛也。喪祭之禮明，則民孝矣。慎終追遠，明喪祭之禮也。治己治人，禮一以貫之。或言慎與追非翹禮而已，此未察禮之實也。禮有六，獨重喪祭，求溯以最初者也，故感人也易。

### 『子禽問於子貢曰』章

求與得，為己、為人之別也。由子禽之言，可以干謁窺伺，無所不為；由子貢之言，雖聖人之遇化存神，其本為己而已。人之求，夫子之求，舜、蹠之分也。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，聖人接物之德盛矣。窺其本則唯以仁存心、以禮存心也。此接物之矩也，不譽與者恃，與則必求。

### 子曰『父在觀其志』章

此章繫於家國之治亂大矣。不知父在觀志，罪則擅；不知父沒觀行，罪則惰；不知三年無改於

父之道，急遽因循，罪且百出。父之道，父之可行者也。若父之時即不可行，改何俟三年？宋哲宗之世，所紹述者乃父之時，非其道而不可行者也。朝嗣位，夕當改之。乃循之終身，所以亂且亡也。雖父之時可行，不宜於子之時者，猶行之三年，此居喪奉父之道也。三年喪畢而必改之，亦子之道也，所以任道而事父也。父在、父後三年，皆時也。不知時中，無以止於孝。

有子曰『信近於義』章

信不欺然，類俠；恭不侮然，類諂；因不孤然，類黨。皆末世交接，動於情欲意氣者。近義近禮，不失其親，一裁以正，窮理之功豫矣。此天人之界，慎悔之樞也。

子曰『君子食無求飽』章

不敏事慎言者，不學之徒也。然始非不求安飽，則敏慎皆俗學，終不就正有道，其事與言恐偶入於異學而不自知也。遞無之為好學清明審關，欲罷不能者也。

## 子貢曰『貧而無諂』章

曷以無諂、無驕？曰：有耻。曷以樂與好禮？曰：無私。無諂、無驕，子貢、子路、原憲、公西赤之流也；樂與好禮，孔子、顏淵、周公之流也。聖賢之學之差，切磋琢磨之序也。告往知來，言詩之通例，群經之引詩皆是也，否則學詩何以興？

## 子曰『不患人之不己知』章

患人不己知者，不自脩之的然小人也。不患不知，人雖欲闇，然自脩以致能害，且及於家國天下。知人者，學之終事，務本者必務之。

## 為政第二

### 子曰『為政以德』章

言『為政』，則非無為也。以德者為有主，如眾星有北辰以主之，乃各就其次，合而運行不息，非北

辰以無為運眾星也。北辰動之至微者，非不動也。人主之德有於心，為於身，憂勞有不可掩也，但不下堂階，而其動也微爾。言無為，則子桑之簡、黃老之清靜起，而汨治術矣。若夫勤於治術而不以德者，其所為無主，故降而親百官之事，乃為眾星之所為，非為北辰之所為也，亦異乎大有為者矣。

子曰『《詩三百》』章

言『《詩三百》』，以『思無邪』蔽之，則非謂使學詩者之思無邪可知也。『《詩》有淫辟之辭，何以云『無邪』？蓋皆刺者之所作也。有刺者乃以驗人心好惡之未亡，故太師采之，貢於天子。若淫者自作，王官見其詩，將震怒而加以刑殺之不暇，而又甄錄其莠言以貢天王之前？甚矣！其縱惡而褻君也，古人不為也。刺者之詩，有似於自言，何也？將以盡其邪事之曲折，非託為其詞不可以形容也，而其思則是非之心也。有是非之心，而惻隱、羞惡、辭讓之心始無誤。故思無邪者，學聖之總括也。以是蔽詩可，以統群經亦可也。故聖門之教，詩為首。

子曰『道之以政』章

道以政，齊以刑，冀察之君相，非弭亂於一時者，故三代以下皆宗之。子慮其已異於衰替而自以為至也，論其進而益止者，此立言先後之旨也，其辨則人主心術間爾。政刑之世，黜陟賞罰，亦以德禮為

辭，特道齊之，心不主乎？是民亦心知其故，而無耻德禮之世，政刑必大明，民知其道齊之心有進於世者，感君子以不肖視人，遂克用勸唐虞之書，所以論治必論心也。

### 子曰『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』章

古無生知而不學之聖人，故孔子亦有進學之序也。恒人不求進，賢人進而不純。孔子純之爾，其語皆實事。非聖人未必然，但為學者立法，亦非姑言其近似者以誘人也。志學即志於矩，立則已持之而不可惑，不惑則事至輒明其所以然，無待強持也。知天命乃事事之總會皆徹矣。或言不惑，第知其當然，知天命乃知其所以然。夫不知所以然，則不惑仍強持之功，非真不惑也。耳順心不逾矩，皆天命之自然。耳順以知言，故六十已至之。從心所欲不逾矩，則行之極也。從心所欲之『從』，漢儒無音，唐人讀為『縱』者，義本皇侃《義疏》，宋儒言隨其心之所欲，亦與『縱』字義近。竊謂縱心所欲，語神奇而近曠放。即以『隨』訓從，亦似聖人晚歲即無戰兢慘存之功，殊不然也。反覆繹之，不逾矩者，孔子治學以來心之所欲，而自苦未能精密吻合者也，至此則自然從心之所欲不逾矩矣，所以為行之極也。七字一句讀，不以抑揚分二句，理既謹恪，又以見終身之學皆從事於不逾矩，而無他志也。矩之何？天命之則也。俗學心失矩，異學心為矩，皆天命之所棄也。知天命即湯、文顧諟昭事之實。或言孔子四十學《易》，乃知之鑿矣。

『孟懿子問孝』章

懿子叛昭公而黨季氏，又僭諸侯之禮，亂人也，而猶問孝。孔子疾之，故勃然警以『無違』也。『違』乃《左氏傳》『昭德塞違』之『違』，即以悖德悖禮之事，豈非從違之『違』而何？疑於懿子之未違而從親令也，所以覆告樊遲者，綱立目未舉，彼不再問，恐行之亦無所實力也。生事葬祭，終身皆處禮中，無違之因乃具以此。恪守臣分，孝之大者也。凡言『違』，皆謂悖亂，惟禮可以已之也。何以知非『從違』之『違』？曰：如是，則『無違』為不辭。

『孟武伯問孝』章

孟武伯當哀公時，有孺子稱。其問孝時，懿子未歿也。其為人亦中世祿子弟之習，子慮其童昏天札，故以父母之憂疾勸之，哀矜惻怛之言也。然即是而求，臨深履薄之學亦蘊其中矣。

『子游問孝』章

以至賤之物之所能，方能養者之能，而其難能者始不敢不勉也。養，可能也，敬為難，非聖人之事

親如事天，不可以言敬也。敬所以立人道，斯須不敬，夷其身於犬馬，不敬親亦不敬身矣。或以能養犬馬為悚辭，既音訓迥殊，立教者不敬人之親亦甚矣哉！

### 『子夏問孝』章

子游高明而疏者，故示以敬；子夏拘謹而嚴者，故示以和。色之難也，非？今生性與親為一者，不能和也。服勞奉養，其色未必皆不適也，太和之氣未周，難者終難矣。以此論孝，微矣！必也聖乎！舜五十而慕。

### 子曰『吾與回言終日』章

此兩舉顏子之美而合言之，以見其獨深粹，非先抑之後美也。『與言終日，不違，如愚』，所以為無所不說也，惟式於聖者能之。『退省其私』，子不獨於顏子然也。『亦足以發』，言與有問難者同其異，以如愚見也。如愚、不愚合之，乃幾於聖；非如愚而不愚，眾賢之流也。

子曰『視其所以』章

世儒謂知人不可學，非也。誠守此訓，積漸以求，據其蹟，揣其意，審其神，不刻不疏，神姦莫逃矣。雖然，惟至靜而無欲者能之。不然，人一中其所好，而視觀察已亡矣。其為以、為由、為安，皆妄測也。或曰：靜則照矣，倉卒之介不可積漸求，奈何？曰：積漸非需時也，以其序求之，亦積漸之求也。

子曰『溫故而知新』章

凡習於聞見，不以身心刻厲體察者，皆不可以知新。新者，故中之蘊而非故也。孟子終身祖述孔子，其言無一為孔子所已言者，乃所謂知新也。推而上之，如孔子贊《易》皆文王、周公之意，亦非文王、周公所已言也。如此乃可立說，教人而不鄰於依傍稗販之為矣。雖然，不於溫故實力而遽求知新，喜構新奇，穿鑿拂理，此亦師道之大害，聖人之所惡也。漢以來經師蹈此者多矣。

子曰『君子不器』章

此君子即聖人也。道不器，惟盡道者亦不器。道未盡，必有一端不周流而局於器矣。雖然，道、器



不相離。凡器有大小者，由其所守之道有大小也。故學者先求聞大道，以成大器，而後求之不器。

### 『子貢問君子』章

君子必不先言後行，即先行後言，亦非君子之心也。『先行其言』，以言攝入其行之中，而無事於言矣。『而後從之』者，可以無言，亦可以言，乃附之於末耳。非先後對峙，言與行並也，所謂躬行君子也。

### 子曰『君子周而不比』章

周、比皆用愛，愛一人亦曰周，愛千百人亦曰比者。周，天理，天無不周；比，人欲，則氣類之相比而已。

### 子曰『學而不思則罔』章

不思之罔，漢、唐之專研訓詁是也；不學之殆，宋以來言心學者是也。二者疊相勝，而聖人之道為罔、殆所蒙而不可明矣。二千餘歲學者之失，子二言盡之。